

红土文学作品选



◎ 三哥

◎ 飞来第三只鸟

◎ 乡村笔记

◎ 五彩池

◎ 寻梦红土

◎ 望岳集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荆楚文坛作家文库(第二辑)

红土文学作品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土文学作品选 / 梅德海等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8

荆楚文坛作家文库(第二辑)

ISBN 978-7-5354-4568-1

I.红… II.梅…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6113 号

责任编辑:高田宏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向 午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75 插页:2

版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45 千字

本册定价:48.00 元

总定价:35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红土,乡级行政区域的作家群(序)

刘益善

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是中国基层乡镇一级行政区域。这块地方既是一部深邃隽永的民族典籍,又是一轴翰墨馨香的人文长卷。红土是廩君巴人的发祥地域,是清江流域最大的移民之乡。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土司时期,这里为容美土司辖地,也曾受到东乡土司的军事胁迫和文化浸润,接受汉文化熏陶,文风渐炽。清“改土归流”后,“大量的外来移民在此挽草为界,伐荒烧畲,坐贾经商,把农耕文化、商贸经济与传统的巴人渔猎文化交融一体,在这片文化土壤中孕育并留存了许多具有化石性质的文化事项”(谭庆虎语)。

历史上的红土一度商贾云集,有着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仅“南方丝绸之路”——巴盐古道经由红土境内的就有三条线路。民国三十三年《建筑乡公所序》碑记:“恩邑红豆溪市场,百余年人文蔚启,山水清音,虽非通都,可壮观”,“刘家嘴钳子,李家钱串子、罗家锤把子,韩家笔杆子”,早在明清时期,红土就一度成为周边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晚清至民国年间,红土有江浙帮、湖南帮、江西帮、汉阳

客等行商与坐商经商贩货,成为巨商大贾。解放后,红土仍是周边县市地区的商贸集散中心,有“小香港”的美誉。

经济的发展催生文化的繁荣。同时,红土乡还是中国土家女儿会的源生地。女儿会,源于它的纯净、平民、健康的特色和深远的影响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独具特色的民俗相亲文化,被誉为“东方情人节”。汉文化、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巫文化、傩文化、土司文化以及近代的抗战红色文化等多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土文化,养育了红土人粗犷、勤劳、好义、宁静的复杂性格。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交通跟不上当代经济的发展和地域条件限制等原因,红土虽成为最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但崇尚读书、崇尚文化、维护心灵纯净的百年文教传统却一脉相承。

一方山水养一方性情,一方性情显一方文化。在今天市场经济浪潮澎湃和休闲文化日新月异的浮躁时代,红土乡却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阵容,自觉抵御社会物欲的诱惑,穿越生存的迷茫,以超群的禀赋和才华、过人的毅力和勇气,在纯净澄澈的心域,尽情放牧文字,形成了独特的红土文学现象——中国的乡镇地域作家群落,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红土文学创作梯队就在不间断地发展壮大,到目前为止,已彰显出了不凡的创作实力:现有2名中国作协会员(恩施州共4名)、9名省级作协会员(恩施州共52名,其中包括1名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以及近60名文学爱好者。国家规范评奖后的国家级四大文学奖之一——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从第一届到第九届,湖北仅6人获得这个奖项,红土就占2位;恩施州迄今有4人获得湖北文学奖,1人获得湖北屈原文艺奖,这两大湖北最高文学奖得主全是红土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目前湖北仅14位作家中标,鄂西地区仅1位,而这位又是红土人。全国作家体制改革后,省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迄今为止,已签约了八届,恩施州有3

位作家签约,其中,红土就占2位。与共和国同龄的《长江文艺》每期推介一位优秀小说家的作品作头条,其中就有一位是红土人。近年来,红土作家在《中国作家》、《诗刊》、《民族文学》、《文艺报》、《长江文艺》、《延河》、《民族文学研究》、《诗歌月刊》、《文学报》、《小说评论》、《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八百余篇(首)。红土作家的作品,在整个鄂西文学、湖北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地域文学中的地位,都可谓举足轻重。红土与陕西的商洛不同,与云南的昭通不同,与广西的桂西北不同,那些是一个县市级行政区域,或是一个市州级行政区域,而红土仅仅是一个乡——一个中国基层的乡镇一级行政区域,却聚集着如此强劲的文学阵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重要文学现象。

《荆楚文坛作家文库》是专门为湖北优秀作家作品的出版打造的一个品牌性工程。入编该“文库”的作者一般都是湖北省作协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自去年底出版第一辑以来,产生了不错的影响。“文库”第二辑用来推介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的作家及作品,全景式展现红土乡老中青有机结合、不同文体全面发展的文学态势,当是一件盛事。本套丛书,既可以看做是对“红土文学现象”的有力关注,也可以看做是对“红土文学现象”的权威记载。

绍兴的知名度一半来自鲁迅。著名学者李建平、黄伟林等在2004年承担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文学桂军来论述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最后的论点便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学以及文化应当而且可以超前发展,并可以通过发挥文学的力量,来改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对于湖北很多乡镇的经济来说,红土乡的经济算落后的了。但红土落后的经济并不是制约作家取得长足发展的必然条件,19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国南宋时期楼兰排空的诗潮……早已证实了这一点。红土虽然有这样一大群较有实力的作家,但在中国文

坛的前沿,却还没有一点风声。看来,红土文学还任重道远,红土作家还得保持清醒的头脑。

恩格斯说:这是一个历史呼唤巨人,巨人一定会出现的时代。我相信正在赤膊锻剑的红土作家群,在时代的春风中一定会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鸣镝中国甚至世界的文学劲旅。

是为序。

2010年3月20日

(刘益善 著名诗人、作家、编辑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

目 录

红土,乡级行政区域的作家群(序)/刘益善

第一辑 小说

王三、秋兰和喜娃的故事/张蒂/3

官场小小说四题/张韬/14

三哥/梅德海/21

飞来第三只鸟/黄益轩/56

姐姐/黄银芳/62

第二辑 散文

想念茅田/邓斌/73

女儿会与记忆中的老街/田娟/86

父母的礼物/龙桂芳/90

月半 鬼节 女儿会(外一篇)/吕金华/93

- 101\红土人物(二题)\刘绍敏
111\记忆中的女儿会\刘青梅
115\我的老父亲(外一篇)\陈年恕
121\喻宜萱,一个惦记恩施的人走了\张汉卿
126\永远的老家(三题)\严芳
138\农民老爸的事业\余冬玲
149\“问月”诗社\汪南阶
156\红土叙事(三题)\周文生
168\天国的爸爸\周凤英
173\故乡的记忆(二题)\周麟
178\红土风物(四题)\杨秀武
190\孝道,感恩开始的地方(外一篇)\胡体东
194\中秋夜\秦达栋
196\红土风情(二题)\袁爱萍
200\乡村笔记(九题)\黄爱华
219\我说缘分\黄祥珍
223\生命的舞者(外一篇)\董小红
227\海潮情思(九题)\潇潇
234\偶记拾零(四题)\颜英

第三辑 儿童文学

- 247\五彩池\杨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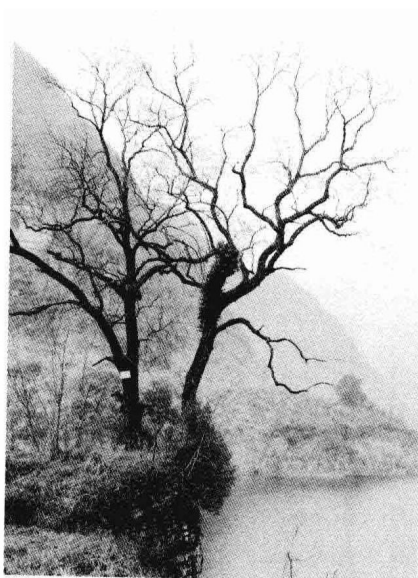
第四辑 诗歌

- 写在伊拉克大选前(外一首)/王坤/251
山水情韵踏歌行(组诗)/白岩/253
冬野驿动(外一首)/吕华鑫/266
国庆大典(外一首)/刘圣端/268
清江吟韵/向大铁/270
思念的船舷(组诗)/吴绍洲/273
故土情谣/张忠浩/279
清纯集(组诗)/姚承/282
寻梦红土(组诗)/胡胜/287
她,端着希望(组诗)/高本宣/300
红土溪(外一首)/凌兴阶/305
晨雾(外二首)/唐煌后/308
寻找/黄大明/311
父子石/黄贵华/312
古韵四题/熊福泉/314
最后的告白(组诗)/谭明涛/316
春天的消息(组诗)/谭远儒/328

第五辑 文艺评论

- 读书人手记(五题)/杜李/335
望岳集(六题)/周洁/352
文学评论二题/胡礼忠/365

【第一辑】



小说

大家哭成一堆，恸哭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这一夜，阴阳二坡的人家都是在三哥一家的哭声中度过的，猫头鹰的叫声格外怪异，夜晚的山风中掺和进人们凄惶的叹息。

王三、秋兰和喜娃的故事

张 蒂



张 蒂 本名张思楚,土家族,1961年2月生于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漆树坪村。曾在《中华诗词》等报刊发表诗词近500首(阙)。曾主编《游历恩施》、《夷水鉴心》和《忘忧草》等多部诗词专集。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恩施州作家协会会员、恩施市诗词楹联学会主席。

王三与秋兰的故事

外出了三四年时间,一直没有个准确音信的王三,却突然带着一位年轻的大姑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村子里。

当时正值夕阳西下,余晖反照,闲情逸致的我,正坐在自家的院坝里,边摆弄我的“海鸥”相机,边聊以娱乐和休息,恰好从取景框中,发现王三与那位大姑娘,走进了院坝走近了我,而且发现王三依然披着那件几乎已成为泥土色的帆布风衣。

我放下相机,抬头向王三先礼貌地打上招呼:“王叔,你是一个稀客了呢!”

“哟,侄子,你好你好,你长胖多哒呢。”王三扭着头,认出是我,便停

下脚步,不知是真恭维我呢还是……反正,他边喷洒着白沫边在我指定的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位……”我随即又指了指在王三一旁坐下的大姑娘,问。

“这位么,是我的干姑娘,叫秋兰。”王三同时又面向他干姑娘,伸着大拇指称赞说,“这是我的侄子,文墨不浅的呢!”

“这位大哥,我姓周,你要多照顾照顾我哟。”大姑娘很是小心地欠了欠身,操一口我分辨不出是何地的口音,称我为大哥,作自我介绍。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身穿一件米黄色的圆领衫,圆圆的脸庞,细眉小眼的,而且嘴巴显得很甜软。

“是的,她姓周,叫秋兰,今年十七岁,妈老汉儿都过世啦,就一个姐姐已出嫁安啦家,她认我做啦干老汉儿。”王三得意地向我表白,边说边掏出他那黑不溜秋的草烟包,双手捏裹成一端卷皮筒,衔在嘴上,然后掏出火柴盒,划燃点上,便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开始“啪嗒啪嗒”地不停地扑着浓烟不时地吐着涎水。

王三,算与我属隔壁邻舍,就单门独户地住在我仅三四百米之遥的一座小山梁子上,如果七弯八拐地论关系攀辈分,我应该称他为叔。他约莫四十四到四十五岁的年龄,长着一副上宽下窄的“甘”字形脸,梳着大披头,尽管他肚子上的墨水没我肚子上的墨水深,可他心底里的小九九却比我多得多,而且既有悟性又极其聪明,不知何时也不知向何人竟瞄得了一些所谓的土医土方的法子,据他自己经常吹嘘不知跑啦多少的地方也不知治好啦多少的人!

但在我这个被他称为“文墨不浅”的所谓侄子的心目中,间或是抱有一种素来已久固有的一种印象,王三,起码不值得我十分的信任。虽说他外跑世面闯江湖多年,家却依然没块像样的板片,身上呢,也依然没件像样的衣片,而且,本来还算肥田好土的几亩责任田,也三四年时间没播上一粒种子没撒上一颗肥料没收获一颗粮食,撂荒了。

而且在我朦胧的记忆中,王三,早先不是没有结婚,老婆子也不是什么憨头哈宝,但不知为什么,却无缘无故出走了,至今没有任何音讯。

对于王三,怎么说呢!穷,且懒吧!

“侄子,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要

多呢！”

他咧开那张可能是长期烟熏火燎而且牙齿交错的黑嘴，又继续向我神吹海聊，还明显流露出对我的一丝讥讽之意。

“那是那是，得了的么！”一礼还一达，于是，我也用鄙夷的口气表示附和，而且乘机又紧追不舍地问他：“王叔，她当真就姓周么，就只有十七岁么？”

我很怀疑，因为前几天时间，我曾在一份《鄂西日报》的边角上，无意间发现过一则“寻人启事”，说是一个叫牟什么珍的，二十三岁，因为夫妻关系不和，抛下不满周岁的孩子，已离家出走了一个多月，家人都非常着急，希望她早点回家，还贴有相片。尽管我无法将牟什么珍的与大姑娘进行比较，但我见到她的第一眼，还真以为就是牟什么珍呢！

不过，秋兰与牟什么珍的在报纸上的相貌的确相像，只是年龄有点悬殊而已。

“看你说得稀奇，侄子，这还用怀疑么？我是在四川她老家那儿，给人家行医治病时，看到她可怜，我才收她为干姑娘呢。”王三两指捏掉烟蒂把儿，坚定地反问我。

我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怀疑秋兰身份的真实性和王三所说事实的可信度呢！

“这么说，你带着干姑娘回来，一定是准备招郎入赘养老送终的哟！”我只得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反问王三。

“嘿嘿，嘿嘿，这件事，哪门说呢？如果有合适对象的话，也不是不能考虑的，关键是要人才般配。”“甘”字脸面向着我，喷着泡沫炫耀。

大姑娘却几乎听不懂也没注意我们之间的谈话，只是不自然地时而东望一下时而西眺一眼，并不做声。

从此，村子里凡认识了大姑娘的人，都叫她秋兰。

王三与喜娃的故事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出乎人们的意料，有一位姓刘小名喜娃的青年，因为三年前老婆子与他离婚弃他而去，落得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孤零

零的境地,单身在家。大概是而立之年转桃花运吧,王三却主动找上喜娃的家门,用他那张油腔滑调的黑嘴,充当媒婆嘴,自告奋勇地当起红娘,撮合他与秋兰的婚事。

“喜娃,我给你提个红,安个家,哪门一个?”

“这么大把年纪,还安么子家哟!”或许是对再安家不安家已不存多大幻想的喜娃,对于王三的热情,却显出一副不屑一顾不冷不热的样子。

“人不安个家哪门行呢?我做主,就将我的干姑娘许配给你,你人合适也般配。”王三连珠炮似的几乎不容商量地一锤定音,“我是经过好生考虑才这么定的哟!”

喜娃侧着身子坐着,搓揉十指,默想了约半端烟的工夫,才问,“面都没见过,人家姑娘看得上我么,安得下心么?”

“女婿娃,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哒,她哪门不安心呢?这个我敢打包票。”王三不仅信誓旦旦,而且连称呼的口气也改了,喜娃还能说什么呢。“我见见面,打听打听再说。”

于是,王三急不可耐地带上拘手拘脚的喜娃,前来与秋兰姑娘见面:“秋兰,这是村子里的喜娃,姓刘,现在一个人生活,刚好二十五岁,家庭条件还蛮可以呢。”

“是……我……我……”喜娃虽是有过婚史近过女色之人,但因为这件事的唐突和本身的腼腆,听到王三面对面地向一个陌生姑娘瞒着自己的年龄夸大自己的条件介绍他,脸不由得一下子红至了耳根,迟钝的嘴越发迟钝了。

“她叫秋兰,姓周,情况你也晓得哒,我就不必介绍。她愿和你一起过日子呢。”

“这位大哥,我是苦命人呢,只要你不嫌弃,我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秋兰起身扭捏地微笑着,向喜娃表露自己的心迹。

看来,秋兰对第一次见面的青年男子,一般都称“这位大哥”,不知是不是她的口头禅?

喜娃见秋兰不胖不瘦,中等身材,托着一张圆圆的脸蛋,头上理着齐耳短发,心想,与原来的老婆子相比,最起码的首先是相貌就强多了,便

动了心,有意与秋兰一道组成家庭,“愿和我……你不嫌弃么……我们这地方穷呢。”

“我要的是你的忠厚,哪里是地方穷与不穷哟!”秋兰也坦诚地回答。

“……你当真看得上我安得下心么?”

“只要你看得上我,我哪有不安心的呀。”

听着喜娃与秋兰坦诚的对白,一旁的王三满意地笑了。

不知是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早上,我没仔细打听,反正秋兰紧接着便由王三带引,在喜娃家安顿了下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喜娃与我同住一个村子,也只隔三四里路的距离,是我本族但已出了五服的外甥,尽管我年龄比他还小月份,但人小职分大,因此,他对我一向都比较敬重,每次见面都是舅前舅后的叫着,平时我家里如果有大务小事,总是由他来干一些劈柴挑水之类的重活。

喜娃为与秋兰结婚之事,曾专门来与我商量:“舅,这两天您外出照相去哒,王三要我与秋兰结哒婚,您认为呢?”

但我认为,秋兰还不至于看得上喜娃。从相貌条件上讲,喜娃身材矮壮,满脸的络腮胡,显出十二分的憨厚和本分;从家庭条件上讲,喜娃就两间木架子楼,仅能遮风避雨。这和秋兰的相貌、人才和心底一比,王三所说的般配条件,似乎都沾不上边,无论如何,还不至于看得上喜娃。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对并不般配且不认识的一对男女竟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到了一块。好在喜娃人实诚,没什么负担,而且山、田、水呀之类的条件还算便利。

针对喜娃与我迟到的所谓商量,我理所当然要同意,但我还是埋怨了他,“可当然可以,但是,不是我说呀,听说你们住都住到哒一块,还问我做什么子呢!”

喜娃搓捏着双手,尴尬地笑了笑,并没做声。

我接着又追问喜娃:“王三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但秋兰的情况你清楚吗?”

“王三都给我讲哒,他说敢打包票。”

我想,这可是一张空头支票呀,能起什么作用呢!